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中之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從効爲清源軍節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建

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
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行

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

馬令南唐書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

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爲軍校小心敏幹尙烈祖妹廣
德公主出爲歙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
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邇虔州節度使初
平建州崇文鎮之卽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
藩鎮人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
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天命雖爲大將
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効跋扈崇文不能
制及師潰元宗歸罪于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
勿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
治皆如初後主卽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加
中書令未拜而卒陸游南唐書王崇文在武昌方閱
騎士于鞠塲傍古屋數十間崩塌聲震數里聞者莫知
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南唐
近事王崇文以舊德殊勲位崇台衮巨頭名藩節制逮

之坐鎮浮競出入三朝喜愠莫形世推名將臨武昌日
閱兵于蹴踘場武昌廳有古屋百餘間久經霖雨一旦
而頽出乎不意聲聞數里左右色動心恐王建封爲副
惟崇文指縱點閱安詳如故亦無所顧問王建封爲副
使益兵以會之馬令南唐書王建封少爲軍校驍勇任
使平建州功冠諸將拜信州刺史爲人
剛鷲無所忌憚及陳覺等矯命討李仁達建封帥師圍
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尅而先退諸軍由此潰散遂失
晉安元宗大怒陳覺馮延魯皆被流竄而建封不自安
元宗召還慰撫之使掌禁兵建封怙罪愈多僭侈時魏
岑鍾謨李德明皆當清要而岑詭佞尤甚謨及德明亦
輕脫俱不協衆望戶部員外郎范冲敏頗耿介負氣深
疾岑等而與建封相善以建封方被寵任可去羣黨因
勸建封上書愿詆用事者請盡去羣小進用正人元宗
大怒以其武臣握禁兵不當干預國政流建封池州賜
死于路冲敏棄市陸游南唐書王建封上元人少從
軍以任使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爲先鋒橋道使
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
日我縱火先登克城諸將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
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問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

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宏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宏義乘之我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誅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未幾岑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死云 王壺清話王建封事李氏爲天威軍都虞候驍勇剛直平建州功冠諸將擢刺史後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克建封勒兵退致壞成績主銜其恨方理擅退兵者將討之建封大怖納官以自劾李主佯示寬厚召還付以精兵稔其愍也後果怙權漸侵朝政時鍾謨魏岑李德明二三小人以姦佞獲倖侵害忠良建封上書厯詆數子之惡庭諍喧詬請盡誅竄進用公直璟大怒曰武臣既握重兵復干預國政如何可事主君耶流池

州道殺之才死鍾魏等目見建封爲崇厲聲曰吾爲國
擊邪去惡欲誅君輩以肅朝綱嗣君反誅于我今奉侯
諸君共辯于陰晝夕隨之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竟不
能脫未月餘二子相繼卒稽神錄江南軍使王建
封驕恣奢僭築大池于淮之南暇日臨街坐窗下見一
老姬攜少女過于前衣服襤褸而姿色絕世建封呼問
之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爾女而給養爾
終身可乎姬欣然建封卽召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
姬及女始脫故衣皆爲疑血聚于地旬月建封被誅
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
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
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馬令南唐書
何敬洙建州之役爲應援使初至以爲僻陋山郡不當
勞軍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邊鎬協
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應受上
賞王建封爭之以爲己功敬洙于是推建封功第一除
敬洙楚州刺史嘗從數人親出里巷察人疾苦吏之苛
刻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賓客譚宴民有白事者隨其
所言親加剖析無不厭服會連歲出師楚州當供億之
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爲之節制也及移鎮鄂州稍自矜

騎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郭外居人入城爲備敬
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爲戰場曰職當効死于此安能閉
門自困也元宗善之未幾召還都年老有足疾後主以
其勲舊優禮之拜上將軍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卒年
七十七陸游南唐書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
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
之死不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
焉顧曰孰敢毀此者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不
敢之有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翼旦簡視事退聞硯毀詰
主者具以實對卽命擒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
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
噪避之亦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
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于前拜
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南唐近事何敬
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毀果
于殺戮左右給使之入小有過愆鮮獲全宥何嘗因薄
暮與同輩戲于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擊于手
中謂諸童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興厲色而應曰死
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于石堦之上鏗然毀裂羣豎
迸散無敢觀者翊日李簡退視事責碎硯之由主者具

以實對李極怒卽命檢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
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
中狹旬之間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
廳有一烏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心惡遂拂衣往
後園池亭中烏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
逐略無去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何敬洙善
彈急召來能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
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泊成立擢
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
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
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烏翻然而下食何掌
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勲崇極時莫與
比靈禽之應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爲監軍使書陸游南唐
豈徒然哉
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邱爲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
節度李建勲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
巳皆平章事夏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爲福建宣諭使使
諭李宏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
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仁達送欵于吳越
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爲南州

吳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

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

馬令南唐書孟堅初事王昶爲建州

禪將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會邊鎬伐建陽堅以其衆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閩及陳覺矯命攻晉安堅隸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救于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沿海濟師旁岸阻濔藉簣乃可登南面諸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久之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爲援也却吾軍以誘之登岸殲其援城必降矣堅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自困城可圖也延魯不聽揮兵少却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旣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死之諸軍皆潰

見錄國史

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爲

人哀之

宰相宋齊邱復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斬

州延魯舒州

釣磯立談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

舊可爲南國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鉅

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弔影于九峯之底所謂幾顛

于死地一旦復得政柄內顧根柢失據危而易搖因隳

其初心而更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境之說規以矜企

動上心于是南生楚隙西結越釁晚舉全國之力而頓

兵于歐閩堅壁之下飛輓芻粟徵發徭戍四境之內爲

之騷然鍾山李公建勲爲賦詩有粟多未必爲全策師

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于當時之病李宗坐是不

競而子嵩之名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邱惡之

亦因以隕悲夫

貶熙載和州司馬

馬令南唐書四年春正月陳覺諷齊

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起拜太

傅奉朝請而已建州之役府庫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

達劉從効皆羈縻而已至是諸將請討宋齊邱薦陳覺

爲福建路宣諭使說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建安矯制

發建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徑至城下時

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起兵應覺帝大怒馮延

已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
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魏岑爲東
面監軍使陳覺爲諸軍監軍使仁達送欵于吳越吳越
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及吳越戰
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
馮延己爲宰相宋齊邱亦預三公稍解之員外郎韓熙
載諫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己內爲陳請所
以得全且擅典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
陣解體請行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邱延己有自咎之
表無請赦之辭覺等五木被體一家狼籍永不錄用與
死何殊乃流覺斬州流延魯舒州齊邱惡之貶熙載和
州司馬又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
同光末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畱後明宗卽位平
北海光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
人趙氏女有殊色熙載娶爲正室連補和常滁三州從
事亦晏然不介意烈祖受禪除秘書郎輔元宗于東宮
熙載譚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
史館修撰于是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數上
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邱之黨大
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博士時江

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蓋法廟號皆成于熙載之手既
葬遷知制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爲馮延巳劾奏罷其
職陳覺等喪師南闕特赦不誅熙載上疏請置于法元
宗手札敦諭而宋齊邱大怒乃誣以醉酒披猖黜爲和
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久之徵爲虞部員外史
館修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建鐵錢之
議遷兵部尚書旣而錢貨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爲
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
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
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牕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
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
將去又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
相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
憶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紈
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
熙載接伴紿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况
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佈四方建
碑表者皆載金帛求之爲文而常俸賜資月不下數千
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雍之徒爲門
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及奉使臨

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厨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錫資尙優而謂厨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疋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其略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取疵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于昏旦賜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叢雜後主累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上表乞住闕下其略曰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于聖賢生爲萬物之靈寧使困窮于終老魂凝象闕心滯金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于四紀抒誠已愿于三朝無橫草之功可資于國有滔天之罪見絕於時陛下以無爲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寬于時宥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節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上未報于是盡出羣婢使之卽散後主乃喜遂以爲秘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於今乃知卿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拜中

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爲
不得熙載爲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晉劉
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其事也乃贈熙載平章事謚
文靖葬梅嶺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
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
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
貨巨萬仍較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受之
文旣成但叙其譜裔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載
亦卻其贈上寫一闕于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
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畱取樽前舊舞衣宋
齊邱自署碑碣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
對曰文臭而穢喜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卽繕
寫仍爲播其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
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爲神僊中人陸游南唐書韓熙
載烈祖受禪召爲秘書郎使事元宗于東宮諭之日以
卿早奮名場疎雋未更事故使厯州縣之勞今用卿矣
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
不嬰世務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
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
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又契

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周太祖有天下用事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姦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于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于親王莫信于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尤長于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輩縱其與客雜居物議閥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污避人相爾老矣不能為千古笑端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厯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祝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九國志南唐韓熙載為和州司馬久之召為中書舍人乃始親制詩典雅有元和之風釣磻立談陳覺不俟詔旨進討福州馮延魯貪功亟謀犄角及戎律大撓輿尸不歸元宗大怒命鎖二臣至國都奪官流之支郡秘書丞韓熙載上疏請誅斬以謝國人其略云擅與者無罪則疆場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

存則行陣效死之士何悅而勸元宗不能用其語
隱叢話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為感懷詩
云云余家有韓熙載家宴圖圖中題此詩後四句常以
問相識云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誤也 湘山野
錄韓熙載字叔言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采
照物每從轡香城秋苑人皆隨觀審音能舞善八分及
畫筆皆冠絕制詰典雅有元和之風拜中書侍郎卒謚
文靖嚴僕射續位高寡學為時所鄙江文蔚嘗作蟹賦
譏續畧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云口裏雌黃每失途
于相沫胷中戈甲嘗聚眾以橫行續深報之強自激昂
善謔集南唐魏明好吟詩動以數百言而氣格卑下
嘗袖以謁韓熙載熙載作辭以目暗且置几上明日然
則某自誦之可乎曰適耳忽瞋明慙而去 清異錄韓
熙載畱心翰墨四方膠牒多不合意延歛匠朱逢于書
館傍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又元中子又自命
麝香月匣而寶之熙載死妓妾攜去了無存者 又韓
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匠帽者謂為韓君輕格 又江
南紫微郎熙載酷好鰻鱖庖人私語曰韓中書一命二
鰻鱖 墨客揮犀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
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向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

文靖江南人亦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熙載矣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

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

馬令南唐書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甫暉

青州刺史王建及汾淮諸戍皆來降方且疲兵東南不暇北顧江南野史時中原無主寇盜縱橫嗣主乃嘆

日孤不能因其危運命將與師抗衡中國恢復高太之士宇而乃勞師于海隅孤實先代之罪人也至于悔恨

百端不御史中丞江文蔚

馬令南唐書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與中舉進士為河

南府巡官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文蔚既擅儒一時又勵行義自為郎時南唐

禮儀草創文蔚撰述初觀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之遂正朝廷紀綱列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

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于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

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為各當其任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邱陳覺

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及拜爲諫議大夫而延巳爲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凶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旣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爲江州司士延巳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于時者如此陸游南唐書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時擢第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爲宣州觀察巡官厯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烈祖殂元宗以喪亂之後因惜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祚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譴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

擅威權于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勅公卿庶僚不得
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
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勅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
史奏彈尚爲越職况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
備位大臣不附奸儉尙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
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
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
錫宥密權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
馬正龔同惡相濟迫協忠臣高越之于盧氏義兼親故
受其寄托痛其侵陵訴于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
竄逐羣囚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
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
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
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寇取弱隣邦貽議海內同列之中有
敢議論則馮魏毀之于中正龔持之于外構成罪狀死
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木根未殄
枝幹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間憑恃舊恩遂階
應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索朝宿將填土未乾
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率狐疑陛下方以
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

捨棄其母作爲成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譏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誼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爲利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任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于內殿亭觀之侈踰于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觀西苑會燕捨爵策勲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將士懷憾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奸謀詭計詭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勅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比諸隣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
資儲爲囚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
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
衆怒今民多饑僅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隣北有霸強
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鉏虺蜮
延已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
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
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邱
救解復皆不死延已雖覲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百
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疏耳
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遇合卽隨材
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
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執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
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
相半臣一以至公取士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
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
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諡曰簡錦
繡萬花谷後集江文蔚墓誌嘗爲御史中丞危言激論
權右震竦朝野喧騰傳寫彈文爲之紙貴能改齋漫
錄南唐江文蔚累官至御史中丞性鯁直不附權要每

將上奏疏必不問家事先市小船為左遷之計竟以對
仗彈馮延巳魏岑忤旨左遷九江幕職范堯夫上章言
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
所能及堯夫曰不然純仁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
為難行之說以要譽焉人臣用心要當以堯夫為法如
文蔚之市小船直淺丈夫哉豈吾孔子以微罪行之意
歟詩史南唐元宗優待藩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
書記至中書侍郎遂相時論以為非才江文蔚因其弟
延魯福州亡敗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
宴進詩曰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之句
劾奏宰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
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
士參軍亦罷延巳為少傅岑為太子洗馬馬合南唐書
馮延巳延魯
魏岑陳覺皆以姦回得用人情不平既流延魯及覺而
延巳為相岑亦居近密于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
曰二凶雖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貶
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為太子少傅岑為太子

洗馬稽神錄丙午歲江南之師圍晉安軍政不肅軍士發掘冢墓以取財物諸將莫禁監軍使張匡紹所將卒二人發城南一冢得一椰實杯以獻匡紹因曰某發此冢開棺見綠衣人面如生懼不敢犯墓中無他珍唯得此杯耳既還營而綠衣人已坐其房矣一五年以景日數見意甚惡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戰死

遂爲太弟陸游南唐書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舉少讀書于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椰杯推案懷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尙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峩喑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邪抵于柱礎碎之坐

皆失色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爲忤待易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河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卽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厯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注太元未成卒年六十一南唐近事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時論憚之嘗侍宴昭慶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玩勤至有不憚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陛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江表志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

之初太弟景遂江王景遜齊王景達出處遊宴未嘗相
捨軍國之政同爲參決保大五年元日天忽大雪上召
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第賜李建勳
勳方會中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卽時和
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分方散侍臣皆有興
詠徐鉉爲前後序太弟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
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
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
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
而已御製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
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
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樽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建
勳詩云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酒玉墀
初散絮密密粘宮樹未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
萬似斜率意晚來中使出御題先賜老僧家鉉詩云一
宿東林正氣加便隨仙仗放春華散飄白絮惟分影輕
綴青旂始見花落砌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嚴
徐更待金門詔愿布堯言賀萬家義方詩云恰當歲月
紛紛落天寶瑤華助物華自古最先標瑞牒有誰輕擬
比楊花密飄粉署光同冷靜壓青松勢欲斜豈但小臣

添興詠狂歌
醉舞一家家
景達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爲副元帥

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尙書賈潭報聘馬令南唐書五

年虜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命唐爲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嘆曰闕役憊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爲太弟燕王景達爲元帥改封齊王元子南昌王冀爲副元帥封燕王依前東都留守陸游南唐書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拜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宏冀爲燕王副元帥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來歸契丹耶律德光以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於境上帝不從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請命使者如長安修奉諸陵契丹亦不從三月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績諸營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卽軍中斬陳覺馮延魯餘將帥皆放不問已而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旣至貸死覺流蘄州延魯流舒州五月帝聞契丹棄中原遁歸詔曰乃眷中

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六月間漢
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不罷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
出東方近濁其尾迹近側掃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
乃沒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邱罷爲鎮南軍節度使
六月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將朱元來求援景以潤
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沭陽聞守
貞已敗乃還馬令南唐書六年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
州李金全爲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爲副諫議
大夫查文徽爲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爲沿淮巡撫使
間河中平遂班師陸游南唐書保大六年九月漢護
國軍節度使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鎮海軍節度使
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次沂州冬十一
月退保海州李守貞表臣之先世乃唐遠裔錫侯命
將代不絕人茂績殊勲著于簡冊昔日巢寇犯闕僖昭
失御宗社板蕩爲人所有臣雖生于梁宋幼失怙恃零
丁孤苦遭世多難迨能執戈捐身事晉征討攻伐粗立
戰功高祖見擢俾典禁衛頗著勞績尋屬顧命復守蒲

津洎少主厄運遂歿戎晉鼎覆餗天下橫流疆宇無
主臣不勝忿惋痛心疾首欲効愚忠誅鉏地豕恢復先
業庶安宇內功未及立凶黨俄臨衆寡不敵遂罹危迫
臣雖弱當矢石以帥羣小悉力固守冀殄殲
顧臣之分也然預防不虞有備不敗古之善教也臣遠
間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亂推亡固存有王
者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况臣忝宗盟敢罄
誠款苟君王察臣忠勇憐顧本支救患恤隣遏強附順
爰遣偏師出爲東援則五伯之風不讓桓文之主苟獲
全濟實君之惠馬令南唐書朱元蒲津人也事本郡
節度使李守貞爲從事漢高祖崩守貞爲漢室新造人
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
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
累遷尙書郎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淮甸兵
興諸郡相繼陷劉仁贍堅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
師應之元隸景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
克舒州斬秦楊光淦亦相繼而復元自紫金山築甬道
以餉壽春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
隙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
節制元宗遣楊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衆降

周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宣徽使查文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元宗署其表曰只斬朱元妻不斬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妻尸于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爲之泣下世宗以降虜別作一營授元蔡州刺史亦不顯用陸游南唐書朱元顙川沈邱人本姓舒少倜儻通左氏春秋與楊訥全爲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語在平傳元旣畱事南唐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爲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爲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全甘苦每臨戰誓衆詞旨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鎬許文纘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怒欲自殺其客宋

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為妻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
周由是諸軍皆潰邊鎬許文鎮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
守遂盡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豐氏文徽女至是伏誅
文徽累乞貸死不從以珠桐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
皆為垂泣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為蔡州團
練使其母猶在沈邱遂迎養焉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
使太平興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款
國初卒

于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

馬令南唐書七年春正月淮北

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裨將張巒蕭處恭帥
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張義方為監軍使納賊
帥咸師朗以歸陸游南唐書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
盜起以神衛都虞候皇甫暉將軍張巒蕭處恭監軍散
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亳州蒙城鎮
將咸師朗等以歸冬十月我師渡淮攻正陽敗績十二
月泉州刺史劉從効兄南州刺史從愿殺刺史董思安
據南州自稱刺史我不能問因升泉州為清源軍以從
効為節度使清異錄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
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香囊其

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

遜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

馬令南唐書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因小字阿鐵及長趨捷有勇又呼爲陳鐵事王氏有戰功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爲王建封所獲將殺之誨走自歸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爲使領兵招懷散亡文徽數表其能閩人潘承祐亦薦之授劍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建州節度使委以南方之事誨繕修守備郡政無數周師伐淮甸誨遣其子德誠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逗撓惟德誠力戰未嘗挫衄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此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劍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疾甚後主親往視之未幾卒陸游南唐書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人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棹指揮

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建州刺史謀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遜文徽暗而貪功卽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先進于金陵用鄭彥華爲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爲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鎮嘗破福州兵于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俱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建隆三年誨引年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劍州刺史謙爲畱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諡忠烈閩之亂土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謙與德誠亦繼領建州旌節諸子悉至

顯官南唐近事陳誨嗜鴿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劍牧
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沙舊無所遺
不矣又常因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為鷹鷂所擊故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鴿下舟閩江趨

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
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
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
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
希廣為其弟希萼所弑五代史纂誤今按馬希廣希萼
自立馬令南唐書八年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
人告急于境建州節度使查文徽鄒州刺史陳誨
以舟師應之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
被執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
于建康帝送先進等回越越亦歸文徽楚朗州節度使
馬希萼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澶州殺希廣仗

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竊割之希萼自稱楚王邊
鎬統信州屯兵以規楚陸游南唐書保大八年春正
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二月福州遣謀者詣
建州爾後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亂殺李宏義棄城去文
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海以
戰棹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于金陵秋七月歸馬
先進于吳越而求查文徽八月尚書郎周璠等三人奔
漢九月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表請師詔加同平章事
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練使何徽洙帥師援之
冬十月越歸查文徽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
馬希萼攻陷潭州弑其君馬希廣楚將李彥溫劉彥瑫
各以千人來歸馬希萼乞師表昔先王早以助業基
有楚國不幸卽世顧命之夕顯令兄弟以天倫紹立庶
奉宗廟獲享國祚無何嗣君不延永命奄弃社稷計告
至日臣不勝痛切膚骨血泣頤曉卽時奔走哀庭冀處
苦由用竭臣子之孝不圖天未殄禍孽豎構隙間離我
戚屬汨亂先序潛阻兵戈將謀勦絕苟不更圖殞在朝
夕故臣敢遠遣行价殫布腹心惟君存先王之昔好軫
大國之武威許出兵援以附九年馬令南唐書九年春
不腆庶俾盜黨免弄凶器

稱帝于太原 秋楚人囚希萼于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

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

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為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

以邊鎬為湖南節度使

陸游南唐書保大九年春二月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

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楚王策

禮使又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

進討淮南饑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執朗州節度

使馬光惠歸于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為朗州留後來

請命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

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潭

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

漢來攻陷郴州周亮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

之釣磯立談邊南院之始為將也愛惜士卒分甘絕

苦其所過之地秋毫不犯出入城邑整齊而有容時人

從而目之曰邊菩薩望其旄纛之所指舉欣欣然相告

曰是庶幾其撩理我也及其既耄則威不克愛綱紀紊

亂玩侮簪纓禁約不勝時人又從而目之曰邊和尚望
其旄纛之所指舉疾視而相告曰是憤憤者無寧其免
我也王壺清話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
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修髯秀彩骨清神竦所被衣巾
輕若烟霧曰欲托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巖譯金
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愿寄君家刊正無
他祝慎勿以輩羶嗽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真僧以畢
前經夢訖鎬生肩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
成童聰敏攻文字盡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輩
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變姻者衆親
強而娶焉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惟
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
號爲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爲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
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喜之謂之邊菩薩及帥
于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
和尚入蜀記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
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于右街清涼寺悟空禪
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保大當晉出帝天福
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十年分洪
元年則悟空者元宗建康志以爲後主非是

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

陸游南唐書援充州之師敗績沐陽

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

吾賊臣背叛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潁州郭慶遺我

壽州劉彥貞書曰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為常事

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愧其言五代史纂誤

今案職方攻中已具言之以馮延巳孫忌為左右僕射

矣今此又書顯為重複也

同平章事

陸游南唐書三月以太子太保馮延巳為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書侍郎及

右僕射孫忌

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

並同平章事

巒出兵爭之不克

馬令南唐書保大十年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巒爭之不克陸游南唐

書帝以南漢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

巒兼桂州招討使命統軍侯訓帥五千人會張巒攻桂

州敗績于城下訓死之巒收餘眾保全楚地新定其府

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

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為功不欲取費于國乃重

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不

能守遯歸

馬令南唐書朗州裨將劉言執畱後馬光惠送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

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虛空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于國乃重歛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鎮撫楚人皆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巳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求息肩于我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卽授劉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爲後悔孫晟卽欲奉行延巳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二分喪二何以爲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達破益陽殺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在屯戍相繼走散獨張密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于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在鎬皆弃城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州戮宋德權信任鎬於太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以張密爲信州刺史延巳等自劾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爲右僕射

陸游南唐書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

丑劉言將蒲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
遜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鎬于饒州斬宋德
權任鎬于太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平章事
馮延巳孫忌皆罷爲左右僕射十二月零都令趙暹奔
周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畱不遣是歲大旱
又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
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刺大
失人心致奉節兵乘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
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
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黎
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幕府無賢才
是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暮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
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
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
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
亦辭不受而卒 鈞磯立談元宗之初尙守先訓改元
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間皆以爲守文之良主會
元老去位新進後生用事爭以事業自許以謂盪定天
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熒惑移于多口由是構怨連禍
感國之勢遂如削肌其後宋齊邱復起于遷謫之中謀

爲自固更相唱和兵結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
半有杜昌鄰者經事永陵還自外鎮復領計司撫按大
慟曰國事去矣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致千
里今拔取之以傳斥鷃寧不使人恨恨也
十一年金陵
大火踰月陸游南唐書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
馮延巳同平章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
數千
十二年大飢民多疫死陸游南唐書保大十二年
自十二月至于今年
三月大飢疫命州縣鬻粥食餓者
周世宗卽位主遣韓熙載往朝及歸主因問新帝容表
言動及朝廷體貌熙載盛言惟見殿前典親兵趙點檢
龍骨虎威凜然有異舉目顧視電日隨轉公卿滿庭爲
氣焰所射盡奪其色新帝雖富威武具厚重之態負山
河之固但恐不及其後太祖卽位主方悟熙載之語
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馬令南唐書太平和尚保大
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
言輒驗傾都瞻禮闕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
召見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
木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
安山置烽堠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
南唐近

事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至闕下傾都瞻禮闕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入宮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日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日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歲木平卒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埃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又上最鍾愛慶王王初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日郎君聰明哲智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七蓋反語而以對之也詔曰蠢爾淮甸敢

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偽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于應接慕容憑陵徐部沐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

五代史景僭號之後屬中原多事北土亂離雄據一方行餘一

紀其地東暨衡葵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據長淮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盡為其所有近代僭竊之地最為彊盛又嘗遣使私賂契丹俾為中國之患自固倫安之計周顯德二年冬世宗始議南征以宰臣李穀為前軍都部署是冬是時宋齊邱為洪州節度使景召齊邱還周師圍壽春金陵以劉彥貞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馬合南唐書十有三年以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為都部署攻壽州帝召洪州宋齊邱還都齊邱請徵諸郡兵屯于淮泗以裨將有才略者主之聲言偏師敵人不測其實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從議者不同遂止劉彥貞督兵以拒周師江州皇甫暉帥師為援陸游南唐書保大十三年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問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我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侵我淮南攻自壽州帝乃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州奉化節度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

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入朝謀難冬十月李穀曰吾無

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

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

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

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

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

之兵施利刃于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

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

馬令

南唐書李穀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爲奇兵以要彥貞彥貞追穀至正陽重進以穀腹背擊之彥貞大敗死於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衆奔壽春自楊氏王吳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恟懼帝

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匡舜臨川親行之意亦寢天子先召錢俶攻常宣二州以饒我師于是吳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被執將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其將吏數十人皆斬于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又劉彥貞吳功臣信之子也授大理評事累遷屯田員外郎父喪免起爲將軍遂歷武職連刺海楚二州長于吏事聲績日洽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俊虐政之後裁以法度吏民頗服及移鎮壽春漸自矜大務爲聚斂以奪民利壽春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彥貞託以浚城隍大興工役決水城下而田畝皆涸因急其徵賦民皆鬻田而去彥貞取上腴者賤價買之於是復漲塘水歲積巨萬賂遺權要以沽聲名魏岑受賄尤劇羣議雜然推唱以謂彥貞用兵如韓彭理民如龔黃倚之若長城及周世宗征淮南命大將李穀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甫暉爲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腹背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臨行至固鎮間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日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間穀退軍皆以爲怯裨將咸師朗日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喻之日君

來援我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追逐君爲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其舉止躁撓貪功自任類如此比至正陽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施利刃于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于陣初彥貞鼓行劉仁瞻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兵遇之无遺類也乃號令軍中爲城守之備旣而彥貞果敗諸軍皆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覆軍喪地自彥貞始故恩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彥貞中書令而已陸游南唐書劉彥貞兗州中都人信第四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江南野史時周師奔營退據浮橋以俟我師劉彥貞議追之劉仁瞻以爲恐其設伏不如養銳以俟隙彥貞將家子少長富貴惟貪牀聚斂爲務莫知兵法莫經戰鬪多喜虛譽能射帖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敵貪功至則先遁之不追何待裨將咸師朗等恃勇寡謀貪功輕敵夜發晨食至正陽爭據其橋數戰不利爲周師所敗諸將皆沒凡喪師徒七萬玉壺清話江南故國每

至暮冬淮水淺涸則分兵屯守謂之把淺時監軍吳延
詔以爲時平境安當無事之際虛費糧廩亟令撤警惟
淮將劉仁瞻熟練防淮之事具啟以爲不可未幾報周
師以間者所誤半夜猥至郡人大恐仁瞻神氣閒暇部
分守禦其堅如壁周師斬間者于岸卷兵遂退西溪
叢話南唐世家號捷馬牌案南唐史亦作捷字舉世以
爲捷字非也說文健字從建音紀偃切馬行世宗營于
不利也攷工記云紀日馳騁左不捷是也

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令馬

南唐書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姿質偉岸文身
爲虎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閩爲裨將閩亡潘承祐薦之
署爲軍校周世宗爭淮甸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攻城
南大寨斬獲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應
援使周人據正陽浮橋以爲糧道仁肇率敢死士載芻
藁舉火焚橋遡流逆風火弗及熾合戰不克仁肇殿而
退周駙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追仁肇射
之矢至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及
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揚州叛朝
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

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兵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爲洪州節度使畱守南都仁肇素出于偏伍雖在將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甫繼勳朱令贊輩不協因構仁肇求援皇朝欲自王江西後主潛使人鳩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醫士云肺掩不正及遇鳩而家人訝其不臭翌日卒初仁肇見知于陳喬喬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陸游南唐書初仁肇尤爲陳喬所知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稅駕也然不能白其誣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討又逾年國爲墟矣雁門野說周世宗已得淮南李後主令侍中林仁肇出鎮武昌倚爲長城未幾而大宋受命太祖欲先取上游兵師多憚仁肇未卽遣之于時後主弟齊王達質于闕下太祖嘗密令親信往武昌僧院竊取仁肇全身真旣至挂于便殿召齊王視之曰卿識此人否

封口臣不識然有類臣江南林仁肇上曰正是耳近有
表并進此像言相次歸朝朕將遣使迎之齊王不省其
謀亟使人閒行歸白其事由是君臣猜貳仁肇不明而
卒江南野史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畧私于仁肇
左右竊取其存神俟江南朝貢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
圖何如對曰此似本國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將至矣
而周師取滁州默記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
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
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州而西澗又在滁城之
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方國力全盛間世宗親至淮
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據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
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
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愁滁州城下令翌日再出
太祖兵再聚于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
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
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
見加禮太祖再三扣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
尉以爲與已如何曰非其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
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

方勝我已敗畏其兵出所以問計于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乘勝而出我軍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復當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山背小路率衆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出小路亟行三軍跨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而入旣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戰三縱而三擒之旣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踐死亡不計其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旣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于簀中金瘡被體自撫視之暉仰而言我自貝州率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乃

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
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午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
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
南屏蔽去金陵纔一水隔耳旣失滁不唯中斷壽州援
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
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
擒皇甫暉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
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
宗時所以建原廟于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厯試于周
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咸
鎬豐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趙普也實與太祖定交于
滁州引爲上介辟爲歸德軍節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
天命卒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國老談
苑周世宗征淮南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稟於世宗
時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也宣祖憚之密
請移軍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翌日街戢奪志以圖
報効挺身死戰血濡袖旣而擒暉淮南平上功居第一
王業肇於是矣向若苟私情軍移世宗有命則得禍
無類又安能建不拔之基以延祀于萬世者乎趙時
進滁州午鐘記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陣

于清流山下士卒恐懼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臨陣親斬偽驍將皇甫暉以覆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而應之既平鳴鐘因爲定制

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

陸游南唐書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帝親征劉彥貞與周師戰于正陽敗績彥貞戰死二月周師兼道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壬戌有星孛于參芒東南指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于周稱唐皇帝奉書于大周皇帝愿以兄事歲獻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

景東都副畱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

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

南唐近事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獲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脚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

斬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益懼始改名

景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

明奉表稱臣

李景稱臣表捨短從長乃推通理以小事大著在格言伏惟皇帝陛下體上聖之姿

膺下武之運協一千而命世繼八百以卜年大駕天臨六師雷動猥以遐陬之俗親爲跋履之行循省伏深兢畏無所豈因薄質有累蒸人今則仰望高明俯存億兆虔將下國永附天朝冀詔虎賁而歸國用巡雉堞以迴兵萬乘以千官免馳驅于原隰地征土貢常奔走于歲時質在神明誓諸天地獻犒軍牛五百

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

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襲下揚泰景遣人懷蠟丸書

走契丹求救

陸游南唐書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

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害甚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

而雷處常不遣處常怒其無信誓死國事數面為邊將

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馬令南唐書天子至淮南

之命園苑使尹延範自秦州徙讓王一族于京口延範

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

得其玉硯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十

小人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

益卑服世宗猶不答李景再奉周表聖人有作曾無先

六龍電邁萬騎雲屯舉國震驚羣臣惴慄遂馳下使徑

詣行宮乞停薄伐之師請預外臣之籍天聽懸邈聖問

未回由是繼飛密表再遣行人叙前遣鍾謨等并晟崇

質皆雷行在而謨等皆請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

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

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
馮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
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
于削去尊號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
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
人于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邱陳覺
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馬
南唐書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魄負大節累遷兵部
員外郎文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南下滁州元宗懼先
遣牙將王知朗奉書于世宗不答未幾揚光舒泰斬相
次潰元宗益懼乃遣德明與鍾謨奉表稱臣請獻壽濠

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亦不答德明與鍾謨皆
畱行在明年元宗復使孫晟王崇質削去帝號愿効貢
賦世宗猶不答于是鍾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盛乃
日愿陛下寬臣五日之誅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
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還江南而謨
晟皆見畱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邱
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
斬德明於市而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鍾謨皆以尙書
侍郎待制恃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爲鍾李及遣元帥齊
謨還因覆案齊邱黨與追贈德明袁州刺史
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縝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
等復得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國五
故事王子癸丑間有狂人遍罵市人曰狐鳴鬼哭妖怪
日作至于亡國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
人殺之無噍類人皆莫測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
世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時韓
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並兼戎帥王師旣入將屠其城
而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衆悉如狂人之言

江南野史孟貫世居嶺表爲建陽人少好學出遊廬山與江省大諫楊徽之同學友善故徽之詩集中多與貫爲者顯德中周世宗征淮南幸廣陵貫潛渡江以所業詩一集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棲隱洞譚先生詩至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宣貫曰朕以元戎問罪伐叛弔民非懼強凌弱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如他人卿應不免矣遂釋褐授官後不知其所終焉江南野錄周世宗幸廣陵孟貫以詩獻之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謂貫曰弔民伐罪何有巢無主之有遂釋褐授官鈞礮立談周世宗伐淮之歲建陽孟貫于駕前獻所業其首篇貽棲隱峒章先生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邱曰可他人應不汝容矣

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毋得要戰故周師皆集于壽州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

五代史三年春世宗親征淮南大敗淮寇于正陽遂進攻壽州

尋又今上敗何延錫于渦口擒皇甫暉于滁州景聞之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等奉表于世宗乞爲附庸之國仍歲貢百萬之賦又進金銀器幣及犒軍牛酒未幾又遣其臣孫晟王崇質等奉表修貢且言景愿割濠壽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隸于大朝乞罷攻討世宗未之許時李德明等見周師急攻壽春慮不能保乃奏云寬臣等五日之誅容臣等自往江南取本國章表舉江北諸州盡獻于大朝世宗許其行久之德明等不至乃權議迴鑾唯畱偏師數千圍守壽春而已李景犒軍表臣聞盟津初會仗黃鉞以臨戎銅馬旣歸推赤心而服衆皇帝量包終古德化上元以其執迷未復則薄賜徂征以其向化知歸則俯垂信納仰荷含容之施彌堅傾附之念然以淮海遐陬東南下國親勞玉趾久駐王師以是憂慚不遑啟處今旣六師返旆萬乘還京各申解甲之儀粗表充庭之實墨莊漫錄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將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衆獵焉歎曰彼有人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楊州訓請棄揚焉未可圖也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楊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按巡城

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馬南唐合

書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爲監軍使拜邊
鎬爲大將許文禎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
軍使不報三月江州柴克宏率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
農器爲兵裝紙爲鎧處處保聚號白甲軍周師苦之景
達遂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蘄泰三州夏
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
齊邱日擊之怨深不若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不得
要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春之圍益固
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
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去揚州併
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
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秋七月
揚光滁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
五代史補僧謙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辯江南國主以國
師禮之然無羈檢飲酒如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于諸
肉中尤嗜鵝鰓國主常以從容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
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隻腿鼈長兩重裙足矣國主
大笑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花

命謙光賦詩因爲所諷詩云擁衲對芳叢由來事不同
鬢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
須對零落然後始知空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中之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中之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

東軒

筆錄周世宗壽春之役太祖爲將太宗亦在軍中是時壽春久不下世宗決淮水灌其城一日藝祖太宗及節度武行德共乘小艇游於城下艇中惟有一卒司燎鑪謂之茶酒司一矢而斃太祖太宗安坐以至迴舟矢石終不能及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鎮淮軍

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而兵事皆決于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

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

周

江南野史元將叛其裨將時廷厚死不從

諸軍皆潰

許文縝邊鎬皆被執

南唐近事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

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奔潰之由且曰朝野謂

卿爲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施

寡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雖真尉遲亦無所施其勇臣

當孥戮惟陛下裁之以

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瞻

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

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

五代史四年春世宗再駕南征三月大敗江南援軍于紫

金山尋下壽州乃命班師

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刺史郭廷

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

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

乃降陸游南唐書保大十五年冬十一月周帝復親征十二月濠州刺史范再遇等皆舉城降帝知東都

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入揚

州丁丑周師攻陷泰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又郭廷

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爲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

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

擢莊宅使卽爲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

約爲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

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

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糧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

之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

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麾

兵斷竿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將出揣得其情駐軍

不進襲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於定遠斬首數百行德

挺身遁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取良

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爲賞薄又遷團

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唐將帥多降于

周廷謂獨還軍守濠州治壁壘繕戈甲爲守備世宗復

南征延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卑辭請和以
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
驚相蹂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
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謀持詔
諭降延謂延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世受本國爵
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爲緩攻及延
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嚮慟哭再
拜乃降世宗見延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亡
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
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及器皿萬
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爲和州刺史因命濠州
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戰摧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
靜江軍節度觀察畱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
十四延謂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爲政亦有
惠愛方延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鄒陽李延鄒草降
表延鄒責以忠義不爲草延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
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
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召見延鄒子命以官
又

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

聞數十里

五國故事周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來也及揚州建春門有鼉出於水次

衆以為應矣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檀來也方明其兆

十二月屯于楚

州之北門

五代史是歲冬十月世宗復臨淮甸連下濠泗二郡進攻楚州

交泰元年正

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

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

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取海

泰揚州

陸游南唐書交泰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周師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

防禦使張彥卿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周師次雄州刺史易文贊舉城降州天長縣

也三月大赦改元交泰以皇太弟景遂為天策上將軍晉王立燕王宏冀為皇太子參治朝政馬令南唐書

張彥能為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副鄭

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能昭業戰死餘衆皆死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元宗嘉彥能忠贈侍中陸游南唐書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爲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濟老鶴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圯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下詔贈彥卿侍中天長縣時陞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贊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爲彥能亦莫知孰是也世宗幸迎鑾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取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

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
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
所得冊府元龜世宗顯德三年親征淮南幸水砦行至
淝橋帝自取石一塊于馬上持之至砦以供飛礮
文武從臣過橋者皆齎一石四年十一月幸淮上親領
兵破賊砦一所殺淮賊數百人砦在濠州東北十八里
灘上其灘廣袤數里淮水浸而圍之乃濠上之咽喉也
先是賊據其地泊舟楫以自固恃其四面水深謂我師
必不能濟帝之將行也悉索行在橐駝以往臣寮咸不
喻其旨及至命甲士數百人跨橐駝以濟帝又續領騎
軍相繼而渡一鼓而盡
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
瘞之虜其戰艦而迴

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鵲河以通之遂至
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
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

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

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

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廬舒蘄黃畫江

以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

五年也五代史明年春正月拔之遂移幸揚州駐大軍于迎鑾將議濟江景聞之自謂必在朝夕乃欲

謀傳位其世子使稱藩于周遣其臣陳覺奉表陳情且順世宗之旨焉覺至世宗召對于御幄是時江北諸州

唯廬舒蘄黃四郡未下世宗因謂覺曰江南國主若能以江北之地盡歸于我則朕亦不至窮兵黷武覺聞命

忻然卽遣人過江取景表以廬舒蘄黃等四州來上乞畫江爲界仍歲貢地征數十萬世宗許之乃還京自是

景始行大朝正朔上章稱唐國主臣景累遣使修貢亦不失外臣之禮焉陸游南唐書丁亥周帝次揚州辛

卯遂至迎鑾鎮壬辰耀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宏冀以國爲附庸周

帝始采唐報回紇可汗故事荅帝璽書稱皇帝致書承
問江南國主帝遣問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盡
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漢川二縣在江北亦
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乞海陵鹽監南屬不許復歲給
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周帝賜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
不許傳位太子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等使周犒軍及
罷宴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
五年置進奏邸于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改名景
以避周信祖諱告于太廟告廟之日金陵大霧通夕不
解左僕射平章事馮延巳罷爲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
章事嚴續罷爲太子少傅己酉周帝遣太府卿馮延魯
衛尉少卿鍾謨賜國主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
帛十萬凡士卒俘于周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
冬十月甲午周帝歸我臣馮延魯許文顯邊鎬周廷構
國主皆不復用青箱雜記李璟時朝中大臣多蔬食
月爲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
其後周師至淮上取濠泗揚楚泰五州璟又割獻滁和
廬舒蘄黃六州果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李景請奉正朔表朝陽委照燭火收光春雷發聲蟄
戶知令伏念天祐之後率土分摧或跨據江山或革遷

朝代皆爲司牧各拯黎元臣由是克嗣先基獲安江表
誠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則青雲之候明懸白水之
符斯應仰祈聖教俯被遐方豈可遠動和鑾上勞薄伐
倘或首于下國許作外臣則柔遠之風其誰不服無戰
之勝自古獨高李景買宴表伏以柏梁高會宸極居
尊朝臣咸侍于冕旒天樂甚張于金石莫不競輪寶瑞
齊獻壽盃而臣僻處偏隅迥承乃睠雖心存于魏闕奈
日遠于長安無由親咫尺之顏何以罄勤拳之意遂令
戚屬躬拜殿廷納忠則厚致禮甚初孫晟使于周畱不
微誠慙野老之芹願獻華封之祝

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晟

鈞磯立談丞相孫侯

忌之在重位也介獨自守不接見賓客生平所不喜者
惡之不能忘其與宋齊邱馬延己輩幾如不同天之仇
及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
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杯土餘非所知也是時鍾謨亦拔
自下位預聞國事銳意有爲而不肯比數時輩朝臣周
嫉之上下側目及北使還朝爲唐鑑所擠卒以竄死周
已罷兵景乃贈劉仁瞻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

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

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遣謨面陳願傳

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五代會要顯德四年四月

改赤倉驛為通吳驛初世宗始議圖南命于赤倉置驛至是以其名識之又五年以城東新驛為懷信驛待

江南二景以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馬令南唐書十有六

使也年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

為顯德五年鍾謨馮延魯至自京師國主復遣謨等奉

表拜成且請傳位天子優詔勞安之傳位之意遂止以

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

為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為奉化軍節度使贈劉

仁贍太師追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

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又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也僑建康少爽悟博學屬文穎脫

時輩元宗寵用之拔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中周

師下揚光等州元宗遣謨與李德明奉表於世宗未報

成王宗質繼至謨等謂世宗曰唐畏陛下神武保
二心願歸取表盡獻淮南之地世宗許之遣德明崇
質還江南而晟與謨皆畱行在旣而江南拒命世宗大
怒案誅晟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死獨赦謨以爲耀州司
馬謨在耀州以詩貽其州將其畧云翩翩歸盡塞垣鴻
殷殷驚開蟄戶蟲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
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授衛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
其畧云三年耀武羣侯服一日迴鑾萬國春南北通歡
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
兩意將以間其君臣也元宗果銜之謨歸爲禮部侍郎
判尙書省國政悉秉於中臺相府但糾轄而已謨旣秉
權鑄大錢改制度恃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
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承問時太子冀參總庶政謨薦
其所知閭式爲太子司議郎百司關啟多由之初李德
明與謨善德明之死給事中唐鎬與宋齊邱同議至是
鎬不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面詰其狀鎬大懼及謨復
使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邱黨與陳覺李徵古以下皆
伏誅鎬益懼會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軍都虞候常
詣謨第相歡或至夜分鎬時掌樞要因構謨與巒謀爲
不軌元宗疑之太子冀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曰從嘉

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向以世宗之故未卽
加誅乃罷其職爲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貶謨著作佐
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卽日監督上道馳
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作絕句十餘章其
辭悽愴至郡月餘遣人就縊殺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
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嘗見龜趺大碣半沒水中
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
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
國使者日詔問孫晟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
縊縊亦賜死于宣州陸游南唐書鍾謨有女感家禍
不嫁爲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
師建洞真宮召守一爲道職云南唐近事鍾謨性聰
敏多記問奏疏理諭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
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見道旁古碑必
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
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
數千餘字臥諸荒陝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讀欣
然解衣游泳壅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
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得舊
錄本就湮較之無一字差誤續通鑑長編唐主景造

使誅鍾謨於饒州詰之日卿與孫晟同使北晟死而景卿還何也謨頓首服罪縊殺之亦誅張巒于宣州

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尙書常夢錫自昇

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

錫每排斥之景旣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爲大朝者夢

錫大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邪鈞

立談常夢錫性獷直初陞朝見黨人互相推挽日以謬

悠嘗試之說龔替朝聽夢錫大驚因發狂歸杜門旬外

補又數年復還朝列會上已日朝貴出秦淮游燕坐中

有詆大朝事者夢錫瞪目戟手曰諸君平時每言致君

如堯舜今返自爲小朝耶衆莫之對夢錫歸遂上表歷

指權要朋私賣國及發宰執狼籍數事朝廷不能加察

以其語大忤奪官流徙夢錫因忽忽不得志以卒逮後

主時方追加甄贈玉壺清話常夢錫鳳翔人岐王李

茂貞臨鎮惟喜狗馬博塞馳逐聲伎夢錫抱學有才雖

爲鄉里所重以茂貞不理儒術故束書渡淮至廣陵謁

先主辟置門下洎受禪遷侍御史詞氣方毅深識典故
擢爲給事中悉委機事歷言宋陳馮魏輩姦佞險詐不
宜置左右主深然之事垂舉而主殂遂爲羣黨排擊黜
池州判官後起爲禮部尙書不復言事自割地之後公
卿在坐有言及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輩嘗言致君如
堯舜何忽一旦自以大國爲小朝得無媿乎衆皆默然
夢錫文章詩筆精瞻合體然懶於編收故無文集方與
客坐奄然而卒前數日謂所知曰齊邱陳覺輩敗於朝
夕但恨不能延數日之命俾吾目見然先在泉下俟數
子之誅果卒不久齊邱雉經于青陽陳覺李徵古殺于
鄱陽鍾謨素善李德明旣歸而聞德明由宋齊邱等見
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邱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
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卽聽命者嚴續之
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
已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卽割地者非續謀

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

臣乎

馬令南唐書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善籌畫爲吳相續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

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元宗卽位改禮部尙書中書侍郎方宋齊邱用事續常守正不爲黨附常夢錫屢言齊邱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覩大臣中惟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夢錫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頃之復爲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爲中書侍郎知尙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罷爲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卽位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協遂出鎮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於私第晚歲尤屈身下士旌別善惡壽春人劉奐有學識性方言直動多忤物續薦之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續疾病不亂與賓客譚論如平常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抗

慨翌日卒 陸游南唐書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

故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爲吳武

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爲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太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父廕

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謹

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卽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

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又出爲江州節

度使數年復入知尚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

續之未出池州也宋齊邱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

不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邱過咎元宗語之

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

之夢錫退諭指於續續因與夢錫親厚然不能盡用其

言也卒爲黨人所排與夢錫俱補外及爲相雖自以肺

附盡忠不貳然寡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

螃蟹賦以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

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

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

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翼日卒

年五十七諡曰懿續以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

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 南唐近事嚴公歌姬唐鎬給

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散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謨還言覺姦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邱坐覺然遣之

黨與放還青陽賜死

東都事略周世宗既盡取江北十國主世宗荅書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之而已景由是頗躁憤遂殺齊邱等

陸游南唐書十一月己亥暴宋齊邱陳覺李徵古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自盡齊邱明年正月亦幽死

馬令南唐書李徵古宜春人也昇元末第進士時宋齊邱廣樹黨與以張聲勢徵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與陳覺同掌機密淮甸兵起劉彥貞敗死人心恟懼元宗歎曰吾家國一至於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泣有何益盃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元宗變色左右皆戰慄徵古亦自若又與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夕請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宋齊邱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戢隱忍不發及畫江罷兵鍾謨至自京師

判尚書兼三省之政權勢特甚尤切齒齊邱黨與常曰
人臣窺國理不可容及陳覺奉使中原欲矯世宗之命
殺嚴續謨乞復使周覆實其事齊邱黨與遂敗貶徵古
洪州殺之江表志陳覺李徵古少日依託鎮南楚公
宋齊邱援引至樞密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
屢上變言天命已改請元宗深居後苑委國老攝國事
令陳喬草勅喬袖勅上前言陛下既署此勅臣不復見
陛下矣元宗使鍾謨言於周世宗曰有罪大臣理合奏
啟世宗曰自家國事我國何預元宗乃命湯悅草制曰
忠莫大於事君罪莫重於賣國宋齊邱本一布衣遭遇
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邱是造國
之手理當攝云云卽日徙齊邱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自
盡齊邱至青陽絕食數日後命至家人亦皆菜色中使
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絮掩口而卒有黑色一
道舟中起至貫九華玉壺清話宋齊邱豫章人天下
喪亂經籍道息齊邱忿然力學根古明道宗經著書鍾
氏旣囚洪州兵亂隨衆東下先主爲昇州刺史往依焉
大禮之齊邱本字超回歛人江台符貽書侮之曰聞足
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齊邱慙改字子嵩先
主深欲進用爲義父徐溫所惡凡十年溫卒方用爲平

章事遂樹朋黨陰自封殖狡險貪懷古今無之不知命
無遠識事三朝惟延卜筮占相者數十輩置門下傳云
齊邱少夢乘龍上天至垂老猶抱狂妄及國家發難尚
欲因其釁以窺覲時年已七十三矣事敗囚於家鑿土
頰穿竇以給食因而縊焉平生無正娶止以倡人爲偶
亦封國無子以從子摩詰爲嗣 墨客揮犀江南宋齊
邱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
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徐溫養子及僭號
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之謀徐氏無男女少
長皆殺之其後齊邱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
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
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計畫謨一個
小兒拋不得讓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
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甕牖閒評宋
齊邱之死僧文瑩玉壺清話云齊邱少夢乘龍上天至
垂老猶存狂望當國家發難尚欲因釁以窺覲時年七
十三矣事敗囚於家鑿土坎穿竇以給食因而縊焉鄭
工部南唐近事云齊邱登相位數歲致仕復以大司徒
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叛餓死青陽二書不同如此未
知孰是也 江表志宋齊邱爲儒日修啟授姚洞天其

大略云城上之鳴鳴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
結成離恨又曰其爲千懇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云
當須殍死果如其言又徐公撰江南錄議者謂之不
直蓋不罪宋國老故也國老當淮甸失律之後援引
人陳覺李徵古掌樞密之任且授其意曰天命已著元
宗當深居後苑國老監國元宗詔將行陳喬草詔爭之
舉國皆聞爲臣之道餘可知矣古今詩話宋齊邱江
南二世爲宰相璟尤愛其才然知其不正一日於華林
園試小妓羯鼓召齊邱同宴齊邱獻詩曰切斷牙牀鏤
紫金最宜平穩玉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爲出花奴奏
雅音掌底輕瓊孤鶴噪枝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
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南唐近事徵古少時賤游常
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從鞍馬擁劍
錯認衙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泊見乃
寓宿秀才覺後言于潘言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
饒酒一鍾贈之金扼腕言郎君他日富貴慎勿相忘明
年至京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以太弟景遂
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爲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爲太子

馬令南唐書十有二月
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徵

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邱于青陽太弟景遂固請歸藩於是長子冀爲太子以景遂爲洪州大都督封晉王又陳喬字子喬世爲廬陵王笥人祖岳仕大唐爲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于穆宗爲統紀一百卷行於世父濬仕吳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耽玩文史以廕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卽位頗器重之遷尙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旣失淮甸恥其降號欲授機務於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窺竊之計輒謂元宗曰宋齊邱嘗贊烈祖變家爲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而陛下優游遠處以養喬松之壽遵鼎湖之躅亦千載一遇也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邱輔政喬聞之排間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委之他人今請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尙能制齊邱而再有之乎臣見淖齒李兌復作而讓皇幽囚於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一旦垂淚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憾矣傳位之意遂止而齊邱黨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畱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卽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

門下侍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已出李平潘佑之死亦因喬問焉開寶中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已有悔將何及臣雖死實覲見於先帝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何喬曰臣請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爲之謀也及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降樞密院爲光政院喬爲光政使而張洎爲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二臣之節不墮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俾喬與世子仲禹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投于承雷後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手泣曰盍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掣其手去入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而王師遽入後主俘于京師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爲對喬爲人孝悌惇睦宗族之貧者分祿以給之雖居權要家無餘貲先娶其妻後主爲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窶不能成禮後主貸之俾就婚焉惜乎

不知時變死非其所然亦忠於所事者也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丈夫衣黃半臂舉一手障面及發其瘞以右手加額如所見焉陸游南唐書陳喬字子喬廬陵王笥人父濬仕吳爲翰林學士烈祖時以兵部尚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死撫恤族黨均財給乏親疎無間起家爲太常寺奉禮郎厯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憂蹙不知所爲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邱攝政元宗怒度羣臣必持不可乃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門入頓首曰陛下旣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旣縱脫屣萬乘獨不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笑而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邱黨與斥喬與齊邱尤親厚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畱金陵後主嗣位厯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於才畧吏胥多交通權倖侮文法不能察也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往必見畱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當

以臣爲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鑑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而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於是人皆知喬必死國事矣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雷中後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

景因于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

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

陸游南唐書顯德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寶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泉寶一

野客叢談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三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卽位鑄唐

國通寶大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
元宗卽璟也錢譜保大元寶江南主璟鑄唐國通寶
大唐通寶南唐元宗鑄五代史不載又有錢子泉志
五代史南唐世家曰李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
一當十文曰永通泉寶余按此錢有三品字八分書者
徑寸五分重八銖七參背面肉好皆有周郭篆文者徑
寸三分重五銖七參輪郭厚重銅質昏暗又有面爲篆
文背爲龍鳳形者計皆李氏所鑄又陶岳貨志錄曰
元宗時兵屢挫帑藏虛竭韓熙載上疏請以鐵爲錢其
錢之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比於
舊錢稍大而輪郭深濶旣而是錢大行公私以爲便
又十國紀年唐史元宗以周師南伐及割地歲貢方物
府藏空竭錢貨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一
余按此五錢制度大小各殊有徑九分重三銖者有徑
七分重二銖二參者字文並類大唐錢有徑寸二分重
八銖與徑九分重二銖者形製相肖文皆篆字又徑八
分重二銖六參者字含八分及隸體背文有圓點於五
錢中最少又有小唐國鐵錢重一銖八參形製肖銅錢
之小者又馬令南唐書曰元宗鑄大唐通寶錢與唐
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余按此錢徑

八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大唐通寶又有九月太子冀卒

徑七分者字文相類登當時盜鑄耶

江表志文憲太子冀既正儲闈頗專國而又率多不法

元宗一日甚怒撻之以毬杖且曰當命太弟景遂代之

冀有慙色他日密使人將酖付昭慶宮使元從範從範

從太弟在金陵未幾從範子承乾為景遂嬖臣宋何九

諛構遂置之法從範懼而且怒會景遂擊鞠暑渴從範

進漿遇酖卽日薨未殯而體已潰矣又太子冀既病

數見太弟景遂為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

崇於昭慶宮中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

為太子馬令南唐書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邱縊死于青陽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

通泉貨九月太子冀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冀州人以冀應之未幾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明年皇朝受命之符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

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景因營緝

諸城謀遷其都于洪州羣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

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

馬令南唐書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

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

孫計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

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

能救國難卽爲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從豫章據上流而

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成之秋

七月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

死貶張巒爲宣州副使殺之十有二月罷鑄大錢又

建隆元年臣屬于朝陸游南唐書九月丙午太子宏
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爲南都南昌府又建隆元年
春正月遣何莅誅鍾謨于饒州誅張巒于宣州大宋太
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
鐵錢三月遣使朝賀于京師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
儀朝于京師貢乘輿服御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
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求援不許十一月
丁未太祖平李重進國主遣右僕射嚴續犒軍蔣國公
從鎰戶部侍郎馮延魯朝貢玉壺清話主將近暮年

厄運所會日漸衰謝自世宗平淮甸已抱唇亡之憂無
何太祖於京城南池按甲舫戰艦日習水戰間者歸報
主誤猜疑愈抱隱憂實將平揚州也小人因是觀費者
紛紛奔叛竟以平吳之策獻于朝初彭澤令薛良者以
賤貶池州文學因不逞之臣杜著者僞爲吳商絕建德
渡奔獻策請決秦汧陂歲溉美田數千頃畝江南深仰
焉使陰決之以枯歲穀廩實無仰可俯而拾太祖怒曰
天產五稼以養生民決陂殺穀吾其肯乎立命斬良并
著於蜀市下詔撫慰主方少安而狂妄輩因以遂戢
江表志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往往見宋齊
邱陳覺李徵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而南幸續
通鑑長編上使諸軍習戰艦於迎鑾唐主懼甚其小臣
杜著頗有辭辯僞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而彭澤令薛
良坐事責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且獻平南策唐主聞
之益懼上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扈州牙校唐主乃
少安終以國境蹙弱遂決遷都之計又唐主景遣左
僕射江都嚴續來犒師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戶
部尙書新安馮延魯來置宴上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
何故與我叛臣交通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其
覬反謀也上詰其故延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主

令人語之曰男子不得志固有反但時有可不可陛下
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黨當是時不反今人心已定方
隅無事乃欲以殘破揚州數千敵卒抗萬乘之師借使
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相資重進卒以失
援而敗上曰雖然諸將皆勸我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
陛下神武御六師以臨小國蕞爾江南安敢抗天威然
國主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
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風濤苟進未克退乏糧道亦
大國之憂矣上笑曰聊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
戲卿耳豈聽游說耶
遷于南都續通鑑長編唐主始遷于南都立吳王從嘉
為太子監國留左僕射嚴續知樞密院事湯悅佐之悅
即殷崇義池州人也姓犯宣祖諱改焉江表志元宗割
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即為敵境因遷都豫章舟車之盛
旌旗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禁校帑藏不絕者僅一
載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藏多引屏風
障之吟御製詩曰靈樑思浩渺老鶴憶崆峒鈞磯立談
保大中查文徽馮延魯陳覺等爭為討閩之役馮延巳
因侍宴為嫚言曰先帝齷齪無大略每日戢兵自喜邊
壘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齋咨動色竟日

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爲不足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師
數萬流血于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真天下英雄主
也元宗頗頷其語其後闕財乏而不振會邪律南入中國
既定而復變地不加闢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納者
大亂邊地連表請歸命而南唐兵力頓匱茫洋不可爲計
韓熙載上疏請乘釁北略而兵力頓匱茫洋不可爲計
利瘍褻創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
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棄代時有隱
君子作爲割江賦以譏諷其事又有隱士詩云風雨揭
御座渾家醉不知將遷幸南都而伶人李家明亦獻詩
云龍舟悠漾錦帆風雅稱宸遊望遠空偏恨皖公山色
翠影斜不入壽杯中故知傾國之漸良由廢烈祖之聖
訓而致然也馬令南唐書李家明嘗從初景遂景達景遷
敏給善爲諷辭元宗好遊家明嘗從初景遂景達景遷
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
爲翁媼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媼怒曰自家官
自家家何用多拜耶元宗笑曰吾爲國主恩不外覃於
是百官進秩有差建州王延政僭號元宗遣將平之俘
延政于建康封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咨于賜予
家明詭之曰賤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

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曰大殷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
取爲優服延政默然慙恨而罷自是怏怏病卒嘗見牛
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寧戚
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
爲無人相輔皆慙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
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
寫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個
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邱爲
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邱中庭齊邱見之哭亦
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
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
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值宸遊望
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元宗慙之俛
首而過茗溪漁隱叢話細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以
苑中詠牛詩及皖公山詩爲王感化作江南野錄以前
二詩爲李家明作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
爲廬州人談苑爲中主野錄爲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
唐書考之知談苑所記皆誤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家
明廬州西昌人前二詩皆其所作但不載感化爲何處
人江南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卽嗣主也諡號元宗細

素雜記不曾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是正之馬令
南唐書游簡言字敏中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第有
名於時仕吳爲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
家爲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爲戶曹參軍掌元帥
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
書舍人保大中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
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爲阿附元宗重
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
毘陵及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其子慙爲干
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
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卽位初未之知後
頗重之自吏部尙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
親簿領督責稽緩厲以威嚴寮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
以執方不爲羣輩所附人有請托者必固違戾不復顧
其理道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陸游南唐書游簡言入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裁抑
僥倖憎疾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
嘗爲鄂州林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弑恭頌其謀簡
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而洪州迫隘宮府營厩
怒唐挾私忿謗譴決杖流饒州

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慙懼發疾

卒續通鑑長編唐主至南都城邑迫隘宮府營厩十不
容一二力役雖繁無所施巧羣臣日夜思歸唐主悔

怒欲誅始謀者樞密使給事中唐鎬發病卒江南野
史嗣主怒鎬阿旨欲致極法鎬懼縊死詩話總龜南

唐元宗割江之後金陵對岸卽是敵境因遷都豫章每
北望忽忽不樂有詩曰靈槎思浩蕩老鶴憶崆峒又廬

山百花亭刊石云蒼苔迷古道紅葉亂朝霞皆佳句也
墨莊漫錄嗣主如南都旣數日詰旦殿庭忽見殘獐

一腳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往詢陳六
陶陶曰昨暮乃狼星直日故爾嗣主嘆曰真鴻儒矣六

月景卒年四十六釣磯立談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
臨朝之際曲盡姿制湖南嘗遣廖法

正將聘旣還語人曰汝未識東朝官家其爲人粹若琢
玉南岳眞君恐未如也是以荆渚孫光憲敘續通厯云

聖表聞於四隣蓋謂此也又其天性雅存古道被服朴
素宛同儒者時時作歌詩皆出入風騷士子傳以爲玩

服其新麗是時承烈祖勤儉之後國家富給羣臣操觚
管小技侍從左右承間納科說多自謂國勢崇盛如舉

泰山以歷朽壤盪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荆兄弟爭國有隙可乘上亦昧於幾先熒惑利口於是連兵十許年國削民乏眇然視太平之象更若捕風繫影初惠昭太子少遠見力諫上不如息兵養民不蒙聽納忽忽自失以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往涕下交頤自議南遷豫章百不如意邑邑無聊以至捐棄服御玉壺清話又議遷都璟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吾今移都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遂葺洪州爲南都洪州雖爲大藩及爲都邑則迫隘邱坎無所施力羣情不安之下議東還會疾作殂於洪州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年四十六

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五代史皇朝建隆二年夏景以疾卒于金陵時年四十六以其子煜襲僞位其後事具皇家日厯

馬令南唐書建隆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會齊王景達于廬山厯覽勝境與從臣譚宴浹日而去三月至南都豫章迫隘官府營署皆不能容羣臣日夕

思歸國主悔怒唐竊慙懼發瘍卒六月國主殂于南都
年四十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主之喪至自豫
章羣臣請殯別宮世子手札不許辭甚哀切乃殯于萬
壽殿遣使入朝乞追復帝號太祖皇帝許之諡明道崇
德文宣孝皇帝葬順陵廟號元宗徐鉉曰嗣主工筆札
善騎射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
咨嗟傷憫形於顏色隨加救療居處服御節儉得中初
立有經營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爲厲階晚歲悔之已
不及矣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閭卽命於廬山
瀑布前構書齋爲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爲
開先精舍常患民間侈靡第宅衣服咸爲節制驅情游
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羣鶴翔於空雙龍殿屋
遂奄然而化陸游南唐書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
于南都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畱金陵監國國主舟行旌
麾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勢問高年疾苦
大宴於當塗至宋家汭暴風飄國主舟幾至北岸翼日
從官皆乘輕舟奔問三月國主至南都太祖以國主遷
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迫隘羣下皆思歸
國主亦悔遷北望金陵鬱鬱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
常引屏風障之復議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進膳

惟啜蔗漿嗅藕華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畱葬西山
累土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星實
于南都庚申殂于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令
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宮中萬壽殿告哀于
京師且請追復帝號太祖許之三年春正月戊寅葬順
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便騎善射在位幾二十年慈仁
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棲隱
築館于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然自以
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
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
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舉
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於蹙國降號憂悔而殂悲
夫東都事略太祖受命景遣使朝貢徙都南昌景卒
子煜嗣表請追尊帝號太祖許之諡景爲明道崇德文
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續通鑑長編唐主煜
追諡其父景爲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
順陵蓋因馮諡以請于上而爲之江表志元宗名景
父烈祖母宋太后景謙和明睿奢儉得中搜訪賢良訓
齊師旅政無大小咸必躬親又善曉音律不至耽溺深
知理體洞明物理盛德聞於隣國矣在吳朝爲太子論

德後累居丞相嘗於廬山構書堂有物外之意烈祖卽
位爲皇太子烈祖崩於樞前卽位年四十六在位十九
年崩廟號元宗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陵曰順陵
后光穆鍾氏年號二保大交泰皇子太子冀少亾陳王
少亾保寧王少亾慶王宏茂少亾後主從儒韓王從善
改封楚國公鄧王從益改封江國公吉王從謙降封鄂
國公鄧平郡公從度文陽郡公從信宰相宋齊邱李建
勳馮延巳徐游孫晟嚴續陶使相李德誠王崇文郭
宗柴克宏謝匡朱業孫漢威皇甫暉劉彥真劉仁瞻樞
密使嚴續湯悅李徵古陳覺唐鎬陳處堯魏岑僞主楚
王馬希萼閩王王延政將帥馬先進陳誨魏韶何敬洙
林仁肇張漢卿郭彥華邱仁詡陸孟俊王建封祖重恩
馬存貴鄭再誠張彥卿劉崇進張全約時厚武彥暉咸
師朗查文徽許文縝邊鎬陳承昭高弼文臣江文蔚王
仲連李夷業游簡言湯悅常夢錫朱鞏陳元藻馮延魯
潘承祐高遠張義方田霖高越賈潭張緯鍾謨李正明
張易趙宣陳繼善又二朝父子爲相者嚴可求嚴續
父子爲將者劉信劉彥貞王綰王崇文周本周業陳誨
陳德誠皇甫暉皇甫繼勳弟兄與彥貞姪存忠亦爲將
兄弟承恩遇者馮延巳延魯兄弟有大名者徐鉉徐鉉

二人連呼文章則韓熙載伍喬正直則蕭儼常夢錫權
勢則鍾謨李德明又右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事
元宗元宗嘗謂曰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
之多仲連對曰誠如聖旨陛下聖祖元武皇帝降於毫
州真源縣文宣王出於兗州曲阜縣亦不爲少矣嗣主
有愧色南唐近事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
下恭慎威儀動循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一日御
小殿欲道服見諸學士必先遣中使宣諭或訴以
小苦巾畏不及冠褐可乎常目宋齊邱爲子嵩李建勳
爲史館皆不之名也君臣之間待遇之禮率類於此
宣和書畫譜南唐李璟幼已穎悟旣爲主器卽典軍旅
撫下有方略時皆歸之及嗣昇位能奉中州以恩信結
隣襄江左老稚不勤兵革者十有九年亦霸道之雄也
宋齊邱以舊臣與先主爲布衣交挾不賞之功跋扈無
前卽竄而死之又其果敢如此然於用武之時乃疊疊
修文圖回治具故史稱其富文學工正書觀其字乃積
學所致非偶合規矩其後煜亦以書名與錢俶相先後
蓋其源流本有自也又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
振林木繁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闋手寫
賜感化曰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

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
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真珠上玉鈎依前春恨
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
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
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慟賞賜甚優苕溪漁隱
曰元宗卽嗣主李璟嘗作二詞古今詩話乃以爲後主
作非也後主名煜 撫遺李璟遊後湖賞蓮花作詩曰
蓼花蘼水不滅水鳥驚魚銀梭投滿目荷花千萬頃
紅碧相雜數清流孫武已斬吳宮女琉璃池上佳人頭
識者謂雖佳句然宮中有佳人頭非吉語也 南唐近
事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
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暮月戎務日繁竟
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水怨
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

五代史記卷六十二中之下